



延安宝塔 ■ 诸德清

## 闲话花样

## 吃煞依

■ 郑树林 文 剪纸

上海格男人女人谈朋友格辰光,谈到紧要关头,女人常常会来一句:“依欢喜我伐?”迪格辰光,男人会的讲格就是:“我老吃依格,真格我吃煞依了。”“格么依吃伊啥地方拉?”“我就是吃伊懂事体,上次我身体勿适宜伊听到后请请假来陪我……依讲讲看我要吃伊伐?”听勿懂格朋友还以为男人要吃女人,其实这一个“吃”就是上海闲话中常常使用的一种形容词,比如“吃生活”就是打人,“吃药”就是上当受骗等,而“吃煞依”好比是普通话“我爱你”。

在上海人之间大家晓得个意思,许多新上海人刚到上海并不了解,往往谈恋爱时引起麻烦。一个白领新上海人谈了上海女朋友,两个人谈得蛮好,到之讲结婚日期了,男方额爷跟娘特地到上海来,两家人家见面,然后两家人家一道到饭店吃饭,讲讲闲话,还蛮有味道,一点勿陌生。突然之间女朋友讲了一句:

“晓得了,依讲什么子拉,我再讲一遍把依听,我吃煞依了,真格老吃依格,好了伐!”未来格公公婆婆一听,这个媳妇怎么这么厉害,怪不得儿子现在很少打电话回家,在桌面上那脸色一下子很难看,站起来“你要吃死我儿子……”刚刚说了一点就已经被坐在旁边的亲家父母拉住,亲家父母还哈哈大笑,然后悄悄在耳边说了什么,只见两位老人一下子也哈哈大笑起来,原来上海话吃煞依,就是“我爱死你”的意思,也笑着学了一句“阿拉还吃煞依了”。



## 人生智慧

## 写给七十岁的自己

■ 陆守成 文

光阴如梭。一眨眼,今年我整七十了。爸妈的那个时候,是说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;如今到了我这年代,该说“九十不稀奇,八十多来兮,七十小弟弟”。这真是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,也是我的福分啊!

人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,但可以扩展它的宽度。虽然已经占了“老”的边,但在老人队伍中我自认为还是个“小妹妹”呐!话虽这么说,活到七十毕竟余生有限,该面对现实,将自己的晚年过得尽量称心些。其一,对生活要抱有积极、乐观的态度。不抱怨、不攀比,多怀感恩和满足之心。其次,虽然已到七十,但我要当作是自己又一个学习阶段的开始。如今我已经没有了“上有老,下有小”的负担,我要做些自己想做的事,学点自己喜欢的东西。

我可以学着写写小文章,讲讲社区面貌、生活趣事、陈年往事和人生感悟,既养身又养心,还能将自己的快乐传递给大家,何乐而不为?我要喜交朋友,经常聚友交流谈心,加深亲情和友情。还要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。趁现在身体还行,外出走走,探寻名胜古迹,尽情享受生活的活力。我还想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,学学用电脑制作相册、画片、动漫幻灯等,这一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。

想学、想做的事情很多,当然,节奏应该放慢些。人到七十,“机器”老矣,这是规律,要坦然接受和面对。对于疾病要抱着“战术上重视;战略上藐视”的态度,否则生活会“索然无味,烦恼无穷”。要坚持每天适量运动,爱惜自己,开心每一天。

七十岁了,我希望生活能过得既安然平静,又丰富多彩。

## 岁月悠悠

## 海难

■ 王坚忍 文

## (一)

30多年前的那场海难,是在猝不及防下发生的。

初秋,夜半的渔场分外静谧。上海渔业公司的几艘渔船正在锚泊,驾驶室上的桅顶锚灯幽幽地亮着。除了一个值班的,劳累了一天的船员们都睡了。突然,一艘快速的外国船狂暴地猛冲过来,砰的一声震耳欲聋,撞到了其中一艘锚泊渔船的船舷上,把渔船撞得发摆子似的猛烈摇晃。船员们纷纷披衣急起,他们发现,船舷的钢板撞出了一个裂口,海水正哗啦啦地灌进来。“船要沉了!”不知谁尖叫起来。年轻的船长此时慌了,不知如何是好。一个高高胖胖的中年船员提醒他说:“赶紧把《航海日志》和航海仪器等抢救出来。”

周围的船已起锚动车,向正在下沉的渔船开来。船员们匆匆拿上自己的东西,套上救生衣或救生圈,眼巴巴地等待救援。船身开始倾斜,海浪一波接一波地涌上来,人已无法站立,形势危急。只有高高胖胖的中年船员和船长还在驾驶室。几艘救援船靠拢了,包括那艘闯祸的外国船。最后一个上救援船的不是船长,而是胖船员。但见他一手抱着《航海日志》,一手抱着毛主席像——当年的驾驶室都挂毛主席像——此时,船身已下沉,只剩驾驶室还露在水面。参加救援的船员事后说,当时,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胖船员,他镇定自如,形象高大,把那个在一旁哆哆嗦嗦的船长给比下去了。

脱险的船员被送回上海,在家休养了几天,又被分散派到其他船上出海。其时渔业公司是军管单位,军代表在看了沉船事故调查报告后,对胖船员很感兴趣,觉得他临危不惧,表现出色。恰好当时上面分配给渔业公司一名出席上海国庆观礼代表名额,军代表给了胖船员。这时胖船员正在海上捕鱼。军代表与海军联系,用舰艇把他接回来,上了人民广场的国庆观礼台。

参加观礼后,胖船员到我当时所在的船出海。经接触,我们感到胖船员没什么光彩照人的特别地方,但他性格爽朗,干活也还可以。一次返航后,胖船员被人叫去了,回来后情绪

明显低落。出航时,渔捞长悄悄告诉我们,胖船员挨批了。事情的原委是,经外交途径交涉,撞沉我渔船的外国船同意,全额赔偿船只和船员个人财产损失。在报个人损失时,胖船员报得最多,据他说,在沉船前他只顾拿日志和宝像,没有拿走自己任何东西。但同船的人不认可,说再怎么算你也多报了。有人指斥他说,你是不是想发“国难财”啊?更有甚者说他是一个“捞政治稻草”的人。

后来是胖船员认了错,事情不了了之。

## (二)

那年初春发生在岱山岛外的一次海难,已经有三十多年了。现在的岱山是人称“海上蓬莱”的旅游胜地,那时还比较荒凉。因为时间长了,当时渔船因何撤出舟山渔场去岱山,当事人也记不请了。说大概是起网机械出了故障,要到岱山仇家门船厂去修理。

傍晚,就在将开进岱山时,这艘“小铁壳”渔船——这是一种长20多米,宽5米多,马力为250匹,稳性不太好的钢质小渔船——不知是罗盘出现了偏差,还是新提拔的船长不熟悉航线,反正是渔船“跑到了山上”,在岱山外触礁搁浅了。当时车速很快,船撞在礁石上,“轰隆”一声闷响,船身朝上一弹又重重地落下,船长和值班的操舵工被猛地摔倒在驾驶室。哗啦啦的潮水从撞裂的船体涌进来。“船漏水了!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。不长时间,海水漫进了前舱和机舱。一位小船员因为害怕,号啕大哭起来,接着有人失控地尖叫,船上乱作一团。

叫人最失望的是船长,他吓懵了。提拔他当船长时,船员就有意见,认为他搞“政治”在行,对航海却很生疏。但船长领导没太在意,在提拔他的同时,又给他配备了业务较强的大副、二副。眼看船长在灾难面前惊慌失措,我们的大副和二副上场了。大副对二副说,眼下机舱进水,船不能动,当务之急是向上海渔业公司发电报,请他们快调船来救我们。二副,一个朝气的小伙子,心领神会,说,我懂了。你看这样行不,你负责发报的事,我带大家堵漏,争取时间,让船沉得慢一点。他抱起自己的棉被下舱堵漏,船员们学着也,也拿着棉被,还有渔网、衣服,反正能堵漏的,都填上去再说。

前主桅嘎吱嘎吱响着,叫人听了撕心裂肺的难受。尽管大家拼命堵漏、舀水,海水还是不断地流进来。

## 旅游日记

## 游青岛海湾大桥与栈桥

■ 张康华 文

今年国庆长假,女儿、女婿、儿子、媳妇、孙女,加上我们和媳妇父母四位老人,一行九人,分乘两辆小车,浩浩荡荡地前往青岛自驾游。

经由胶州湾高速,不久即驶上了又称胶州湾跨海大桥的青岛海湾大桥。形似高速公路的大桥,设有六条车道,宽阔平整,微呈弧形向远方延伸,把青、红、黄三岛像珍珠般地串连在一起。据从事物流行行业的女婿介绍,这座大桥是2011年刚建成通车的,长度超过杭州湾跨海大桥,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,曾上榜过2011年吉尼斯纪录,并被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评为“全球最棒桥梁”的荣誉称号。

车辆通过引桥,行至大桥正中央,我们下车观景,只见大桥如同两条向前平伸的双臂,将淼淼海湾抱于胸前。极目远眺,万顷烟波,浅蓝色的海水与白云相连。青岛一侧顶端,一片白帆在海面上漂荡,渐行渐远成

了一点,最后融入水天一色之中。此时此景,犹如唐代诗仙李白的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不朽佳句的场景在现实中重现。转眼近处,一群海鸥在欢乐翱翔,时而俯冲,与浪尖亲密接吻;时而展翅,扶摇追逐白云。我们的心情也被海鸥的愉悦感染。

通过跨海大桥,直奔青岛市区景点栈桥。曾记得,40余年前我曾到此一游,可如今重见,发觉面貌大改,只有那伸入大海“栈桥”顶端的“回澜阁”,尚能勾起我记忆中的一丝痕迹。

栈桥是青岛的重要标志。游人站立在栈桥海滨,往南观望,可见隔海小青岛的灯塔亭亭玉立;侧顾东、北,红瓦绿树相映成辉;而西侧,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映入眼帘,参差不齐,壮丽恢弘,印证了青岛在改革开放后的飞跃发展。再看前面的栈桥,约10米宽、400余米长的钢筋混凝土长堤直插海中,宛如长虹卧波,其顶端的两层飞檐琉璃瓦八角亭的回澜阁内,中央有34级台阶盘旋而上的扶梯,游人登上二层,视野开阔,可饱览青

岛海湾的碧海蓝天。向北则将青岛街市瓦红树绿的景色一览无遗。无愧于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经市民评选,栈桥的“长虹远引”、“飞阁回澜”列入青岛十景榜首。

游览栈桥,令我为其叹息之处有二:一是,原本栈桥南端,为钢制桥梁,上铺木板桥面,故称之为“栈桥”,而经1985年修建后,已整体成为钢筋水泥结构的“大堤”,虽仍沿用“栈桥”名称,但“桥”的本义已荡然无存。况且也与保护文物的精神有违;

二是,如今回澜阁是收费区内,游人满以为登上二楼可尽情观赏窗移景换的青岛美景,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,整个二楼靠窗处都被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商贩摊位占据,游人无法靠近窗户,只有几台收费望远镜仿佛被人遗忘地夹杂其中。

再说渔业公司收到求救电报后,当即致电在舟山渔场作业的本公司渔船起网,急驰救援;同时与海军联系,请他们派舰艇参与。救援船上的探照灯全部打开,一道道雪亮的光柱在海面上扫射,搜索遇难船员。

浸泡在海水里随波逐流,上不着天,下不着地的船员们,终于看到了不远处闪烁的灯光,大家提在嗓子眼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。但小船员感到系在他身上的缆绳蹦紧了,他回头一看,二副的身子正在下沉。他赶紧喊大副,大家游过来,将二副扛起来。救援船灯光扫过来,照见了漂浮着的船员们。大副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,快过来,我们这儿有人不行了!求援船风驰电掣般开过来,二副被抬上了船,平躺在甲板上。此时大家才发现,二副的左腿上有一道很深的创口,正在渗血。想来是在船上堵漏时,被流舱的钢板划破的。不知是创口流血过多还是别的原因,二副的脸色苍白,呼吸变弱,口一张一合的,想说什么,但没说出来。渐渐地,他没了声息。

二副死了。他刚二十出头,还没有结婚。想起他在海难中,沉着机智,为发出求救电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;在受了伤后又不声张,反过来安抚别人,船员们禁不住失声痛哭,小船员哭得尤其伤心。

事故处理结束后,船员们向公司提议,追认二副为烈士。公司向上面报了事迹材料,最后此事未果。但二副在安徽插队的一个妹妹,从农村上调进了渔业公司,被安排到公司陆地图书馆工作。